



朱子文語纂編

五上

□13
3431
8



冊 五拾
號 四子
函 八十

門 13
號 3431
卷 8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六

凡二十九條

甲寅擬上封事曰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浸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

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文集下同

答何叔京曰。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

答蔡季通曰。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卽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熊夢兆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答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答陳安卿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

余國秀問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答曰常欲二字卽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

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蘇易簡問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答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

一證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跋陳了翁與兄書曰余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

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

附原書云：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自

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為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

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

將去。語類下同。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

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

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為

仁之本。

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

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

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

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

三年無改，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

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為之子者未忍遽革

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

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終日不可行，皆隨其事

之輕重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

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為中制也哉？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

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

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為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

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

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污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

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拚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

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在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

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爲。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脩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牕下習讀。不曾應

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卽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蘇宜久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闕。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翁。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爲物欲所轉移。故

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寃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蜚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

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撫來作闔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工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卽命與其弟直閣爲子。

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呂氏。入門未幾。卽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爲嫁具。呂卽送與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六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七

凡一百一條

答韓尙書曰。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文集下同

與陳福公曰。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拂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

答李公誨曰。別紙或者以爲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用。

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爲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有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

與鄭參政曰。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卽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際會。少有毫髮以自効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間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

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可恨矣。

答劉子澄曰。近看溫公論史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答陳同甫曰。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

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尤延之曰：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自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

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又曰：垂論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

答柯國材曰：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

答方伯謨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

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答詹元善曰。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

答呂子約曰。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諍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答潘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答吳伯豐曰。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劾求退。其義豈容復出。

答吳伯豐曰。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是鸚鵡。此言深可畏。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遊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答孫季和曰。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或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况太丘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答楊簡卿曰。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

答趙昌甫曰。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方平叔曰。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

答林德久曰。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李敬子問。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答曰。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他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卻也。

答葉仁父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

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

與黃直卿曰：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著緊處。若打不過，卽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爲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

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

與黃直卿曰：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旣來，卽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與黃直卿曰：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僞難辯。今却得朝廷如此開

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與黃直卿曰。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澁。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答呂伯恭曰。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

有以亮此心耳。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語類下同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

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

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

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懈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不好。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隲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諸葛武侯未遇先王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何如恐於義未精也。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爲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卽殺之如被他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他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爲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卽是尋常今人看著是大事

今人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知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尙絢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

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諂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

先子文語纂編卷七
十一
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徧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嘗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閒居爲

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爲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

孔子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

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千言萬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他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來。然使他做那世人之所爲。他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爲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之人。便有傲睨一世。汗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

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憍之氣。其弊必至於此。而本末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問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爲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糊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旣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極竄戮。項背相望。畧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

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尙不免於退縮。况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的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蓑亦非中行之士也。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是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己。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

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爲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任。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

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縶。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縶。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剗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

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伯道。彼非能爲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爲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尙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

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越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馭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澤無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

朱子文集卷之七
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斯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卽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卽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畧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

不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問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天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爲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爲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曰。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

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大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著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著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

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

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

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一錄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擔當。死生以之。

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穎王。或曰。若王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溫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自修初見先生。即拜問云。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新

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為當時不

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云。今既受了侍從職

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為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狼狽時。也只

得去。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

直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看德夫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著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

季通被罪臺論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匝卽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卽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卽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

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先生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云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只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

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

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稍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

時僞學之禁嚴。彭子壽鑄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

有爲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爲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爲某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辛棄疾是朝廷起廢爲監司。初到任也。須采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員。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應付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爲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懇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懇某。自謂平生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懇視。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

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懇。其間有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薦他了。更無私懇者。

有親戚托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懇人。况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托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

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頗留意也。展托得開。江西如萬正淳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展托得開。向來明道有此語。莫是擴充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才也。展

托得行。渠與沈是親。近日力要收拾他。更不爲屈。可取。問昨日承先生教誨。矯激事歸而思之。務爲長厚。固不可。然程子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看近日之弊。莫只是真偽不同。曰。然。顏子却是渾厚。今人却聶夾。大不同。且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爲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爲敵。旣爲冀州刺史。宦官親戚在部內爲害。安得不去。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他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無甚職事。符舜功云。如陳實。弔宦官之喪。是大要渾厚。曰。然。某問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爲則爲。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某又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卿。乃於杜子實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整身處。

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多好言此理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實予之所以平生所立如此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

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梁劉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冤

之因論范淳夫及此一錄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

只是他處得好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幹因史直翁薦被召知廟堂

不肯休須著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回偽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任更無他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

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柬之數人，他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秦檜倡和義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斃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李愿中作秦城王氣圖，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來却曰：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到此田地。及至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云是也。一錄云：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未後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己，所以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袁煥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夫廉耻。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年已切了，今年年日日理會官員磨勘，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力，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首有召姜之命，經由樞密，曾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習故去國，其意只以入樞未久，恐說不行而去，為人所笑，故放過此一著，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曰

日常將理義夾持箇身心。庶幾遇事任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其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須不要官爵。方得曰。固是。若是不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爲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兵刃之間。然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畏懼。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至道因問武后事。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君之心。自爲昭儀。便鳩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呂后與高祖同。

起行伍。識兵畧。故布置諸呂。與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直呂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於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爲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有何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

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爲也。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沿淮差遣，庶可理會屯田。曰：出於朝廷之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有小事請乞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乏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

問趙丞相秉軸，首召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爲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是具

文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鬪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屏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寔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只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又捨彼不得。

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人擡獎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泛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捨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纔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

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竒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消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

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其爲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爲之詭遇。

王儀爲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譬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始不免君子之訕。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曰。只爲祇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

因李將爲郭帥閣俸。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飯在這裏。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爲楊元禮發也。問元禮事如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終

